

秘方

一股淡淡的清香飘了出来。

神奇的秘水流着，

“加力！再加力！”

似大海翻腾，

似火山喷涌，

满屋子的异香也越来越浓……

小牛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I247.5
1532

秘方

小牛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方/小牛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

ISBN 7-80187-207-X

I.秘… II.小…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8541号

秘 方

著 者：小 牛

责任编辑：张民捷 葛 兰

装帧设计：亮杰图文

责任印制：蒋卫杰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中文网址：www.nwp.com.cn

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保定市西城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93千

印 张：16.375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207-X/I · 076

定 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秘方在我们心里（代序）

贺绍俊

我们在生活中时常会听到有关秘方的传说。我们的祖先，就是凭借着秘方，将许许多多的智慧延续到了今天，这意味着，智慧因为秘方而有了不死的生命。再往大了来说，秘方与我们的传统联系紧密。我们悠久的传统到底是什么，虽然有着多少种解说，但似乎至今也没有一个最让人信服的、最全面的破解。也许传统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秘方，它不会轻易地向今天和未来公开。秘方是神秘的，秘方也是魔幻的。秘方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它不过是多种材料的组合。我们身边的物质材料成千上万，而这些物质材料的组合方式更是它的数量的几何倍数，谁发现了其中组合的诀窍，谁就掌握了秘方。从这种发现、掌握和传承来看，秘方又具有鲜明的精神性。所以，破解秘方也就是在破解传统文化精神的密码。

只要想想秘方的神秘和魔幻，就会对这部以秘方命名的小说感兴趣，事实上，这部小说也不会令人们失望。故事发生在湖南的某个山村，这自然是一个关于秘方的故事，这个秘方是制作粉线的秘方。粉线的原料是红薯，有的地方叫红苕。红薯是百姓的食物。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艰难岁月，当时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填不饱我们的肚子，好在红薯是最贱的食物，可以用一斤粮食的定量换十斤红薯，母亲经常换回红薯充

饥。红薯吃多了，气鼓气胀，还把肠内的油水刮洗得干干净净。有了这一份关于红薯的记忆，我读这部小说时就多了一份亲近，也多了一份感动。我的感动在于，老百姓在贫穷的红薯上创造出惊人的智慧，他们将新鲜的红薯捣成粉浆，调成熟茨，再掺入碧绿清香的秘方水，然后就榨出通体白莹莹的粉线，成了人人都爱吃的美食。而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祖先把老百姓的智慧聚集起来，浓缩在一个小小的秘方里，秘方把贫穷的红薯变成美食，秘方也检验着人们的良心。于是围绕着秘方，作者给我们展示了政治的、伦理道德的、人性的纠葛争斗。这些争斗串起了数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或者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厮杀，或者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尔虞我诈。但品格高尚的人在秘方的磨砺下会使自己的品格更高尚，而品格低下的人触及到秘方，得到的结果就会像尹和成偷窃秘方水的结果一样：只能打出颜色暗绿的臭粉线。所以这是一部净化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小说。

这部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写实功底，我们在阅读中很容易地进入到情节之中，情感跟随着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张弛。但我更想提醒读者，不要轻易放过了秘方的象征意义。秘方在这部小说中既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悬念。这个关于粉线的秘方似乎很简单，它就是三株野草配制而成，但它似乎又很简单，它能使人走运，也能使人遭殃。而最后的结果更给我们留下层层迷团，吴令甫到底有没有一个神奇的秘方，他到底把秘方传给了谁。依我的看法，这秘方其实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它收藏在人们的心里，大概只有最聪明最无私最正直的人才能破解它，才能让它大放光彩。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6)
第四章	(55)
第五章	(88)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30)
第八章	(149)
第九章	(166)
第十章	(184)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18)
第十三章	(242)
第十四章	(262)
第十五章	(289)
第十六章	(307)
第十七章	(318)
第十八章	(331)
第十九章	(359)
第二十章	(373)
第二十一章	(400)
第二十二章	(427)
第二十三章	(445)



秘 方 ·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457)
第二十五章	(475)
第二十六章	(501)
第二十七章	(516)
后 记	(518)



第一章

1

那天夜里，小桂一上床就钻进苕生怀里。她借着刚洗过澡，内衣内裤不穿了，光溜溜热乎乎的身子紧紧贴着苕生。她知道苕生情绪正旺。苕生本来对她容易上兴致，再加份旺情绪，那劲火就翻江倒海了。

但苕生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还昂着头，一双眼也大睁着望向窗外，黑暗里一闪一闪，像两粒星星。小桂偎在他怀里扭动两下，又翘起脸瞅瞅他，扑哧一笑，细声细气说：“半夜了，还当支书呀？”

苕生将眼睛眨巴眨巴，赶紧勾下头来，脸贴住小桂的头发轻轻摩挲，立即就有绸缎一样的感觉在脸上滑动。嘴里问：“下午的大会上，我还像回事么？”

小桂鼻子里轻哼一声：“手臂一挥一挥，装得像个县长哩。”

“你见过县长了？”

“想那样子呗。”

苕生将贴在小桂头上的脸晃了晃：“也不是装，新官上任，首先要拿出架势来，给人以力量，以信心，懂么？”

小桂嗯一声：“懂。”

“只遗憾喇叭哑了，幸亏有谷爹。”苕生兴犹未尽。

“谷爹也真了不得，我耳朵都震麻了。”小桂也赞叹。

“人家可是祖传的大嗓门呐。”



秘方·第一章

“都顶上高音喇叭了!”

“当然也是因为兴头喽!”茗生又将脸晃了一晃,“这也证明了群众对我的拥护和支持,懂吗?”

小桂又嗯一声:“懂。”

茗生觉得还有什么要说,想了想:“仁佬不服气我也没法子了,他要见了那场面,不服气也只好服气呢。”语调含了同情。

小桂不吭声了,一动不动。

茗生将脸紧紧贴住小桂的后脑,手在小桂的光脊背上一下一下抚摸,满手掌的细腻嫩滑。

窗外忽然哗哗大响,下大雨了,还夹着闷雷。难怪白天一个劲刮风。

茗生停了手,听着窗外热闹,感叹:“我今天树的大牌,立即就经受风雨的洗礼呢!”腔调在雷声里有了提高,自觉这话有点文采而且豪迈,就用手掌在小桂脊背上拍了拍。小桂仍然一动不动。

茗生手里暗暗上了劲。心里奇怪,以往一抚摸就要扭呢。

小桂好像在想什么。

“你怎么了?”茗生终于问。

“我在想,你今年当上支书,会不会顺?”小桂仰起脸来。

茗生在黑暗里将眉头一挑:“怎么这样想?”

小桂犹豫片刻,终于说:“今年是狗年哩……”

“狗年好啊!”茗生舒一口气,“狗衔天光踩地气通人性,如今还牵了财运,在我们长冲插过队的鲁万良,如今养狗发了呢!”

“不是狗不好。”小桂解释,“是你属兔。这年相和生相有点撞,兔可是怕狗……”

茗生扁起嘴:“你一个年轻人,迷信得跟爹一样呢。”

“你说是迷信也行。听说城里好多年轻人也迷信起来了。这迷信嘛……给你说,我大前年生日那天,在青石镇供销社买肥皂摸



彩，你猜怎么样？连买三坨肥皂，连中三件羊毛衫……”

苕生轻笑一声：“运气来了么。”

“是运气来了。”小桂仰脸盯住苕生，“大前年什么年？”

苕生想了想：“羊年吧？”

“羊年。我属虎，虎叼羊哩。”

苕生肩膀抖着，再也憋不住笑。幸亏有雷雨声，不怕吵了睡在隔壁的爹娘。

小桂却正经得很，仍然盯着苕生：“哎，你要是早生一年，也属虎多好！今年肯定大吉大顺，虎威震犬了！”

“那我们不是两只虎了？”苕生用一根指头按一下小桂的鼻子，觉得这个新婚小妻子实在有味。

“那才好哇，雌雄双虎，什么年头都不怕呢。”

“不过我没法早生一年。我前头那两年里，长冲可是没添一个细人仔，还饿死好几个细人仔呢。我哥我姐就差点丢小命了……”

小桂在黑暗里将一双眼大瞪起来：“听说过那年月……树上没叶，地上没草，是不？”

苕生啧啧嘴：“长冲本是苕打堆的地方，那年头连个苕影子都看不到了。直到第三年才又有了苕。我就是那时候才出生的，我娘在祭苕地的时候把我生在苕地边……哦，我们长冲祭苕地你还没见过吧？”

小桂摇摇脸：“今年秋后我也能参加了。”忽又从被窝里伸一根手指出来，也点着苕生鼻子：“呃，你们祭苕地，算不算迷信呀？”

苕生将小桂这根手指捉住：“也算也不算。有的人是迷信，比方我爹；有的人是尊重习俗，比方我。”

小桂又使出另一只手的食指，在苕生并不厚实但紧绷绷的胸脯上轻轻戳：“反正说不过你，我是两瓣嘴，你是三瓣嘴哩。”

“三瓣嘴，长耳朵，骑只老虎好快活。”苕生翻身将小桂压住。



在窗外的雷雨声里他突然精神抖擞。

小桂轻哼一声，双手软软搂住茗生脖子，声音也歪歪扭扭：“还亏了……有我这只母老虎，陪着你……”

“本兔可是神兔，厉害呐！”茗生坏笑着，使出了劲。

小桂扭动身子，说不出话了。

下午的群众大会上，茗生的架势也确实足，就职演说充满激情。

开篇就是激昂的宣言：“长冲一定要脱贫致富，长冲一定能够脱贫致富！”

会场上立即有掌声，有乐呵呵的嚷嚷声，有激动的咳嗽声。

茗生接着又大声说：“怎么脱贫致富啊？要发挥优势，要抓住机遇，要大胆开拓。也就是要抓住国家银奖这个机遇，真正把长冲粉线的优势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呀？那就要大胆开拓了，办一家粉线大工厂！”

又是一片掌声，乐呵呵的嚷嚷声，激动的咳嗽声。晒坪里仿若开了一锅水。只是有风不时从晒坪上空掠过，将晒坪里的热烈一浪一浪卷走。

这风也真不小，暮春时节容易碰上的那种热风，从暖暖的日头下猛地窜了出来，呼呼叫着，还打着旋儿，是要变天的前奏了。茗生便特意在会场上安了扩音器，翟乡长替他从青石镇中学借来的。茗生一手撑着桌子，一手举着话筒，晒坪边的电杆上绑了一只高音喇叭，茗生的声音便从那高音喇叭里潮水一般涌出来，压过了呼呼风声。

翟乡长坐在桌子旁边，很欣赏地望着茗生的激昂。翟乡长现在代理着乡党委书记，忙得不可开交，百忙中亲自来参加一个村级群众大会，认真地听一个村支书的就职演说，很不容易了。茗生非



常感动。

“挑上支书重担，我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这粉线工厂！”苕生的声音越发溢出激情，“我决心就在今年里把粉线工厂办起来，让粉线工厂成为我们长冲的一列致富快车，载着我们长冲二千多名乡亲，风驰电掣地奔跑在社会主义的富裕大道上！”

掌声，乐呵呵的嚷嚷声，激动的咳嗽声。

还有个后生叫：“苕支书口才好呀，诗人一样咧！”

苕生眼神炯炯望着晒坪里黑压压的脑袋，只觉得胸中豪情爆得就像三月里绽开的油菜花。

翟乡长却在一旁扯扯苕生的衣襟：“今年就办起来？来得及吗？”

苕生将嘴移开话筒，扭脸向翟乡长：“紧抓机遇嘛。”又将嘴对准话筒：“长冲粉线曾经有过灿烂的历史，我们完全有信心建设长冲粉线辉煌的今天，我们还要开创长冲粉线更为辉煌的明天！让长冲粉线如同闪闪发亮的银线，连接五洲四海；让长冲粉线……”

高音喇叭突然顿住，苕生激昂的声音从电杆上栽下来，掉进一股大风的漩涡里。

苕生皱着眉，仰脸望电杆上的电线，肯定是山头上哪一截电线又让风刮断了。

会场上有人挣着嗓门嚷：“粉线粉线，先把这电线解决吧！”

苕生和翟乡长对视一眼。这电线是前任支书黄中仁拉上的。群众对黄中仁意见大，这电线也算一条，质量太差。苕生甚至分析，黄中仁肯定拿了回扣，让家家户户凑钱，却买回这号硬生生的塑胶导线，不知哪家仓库里压了好久的，按村民们的说法，还不如粉线韧呢，动不动就断。

苕生大声说：“电线问题当然要解决！等工厂办起了，挣下钱了，村里拿钱重新拉电线！”风太大，声音喊出来就被风刮走了，苕



秘 方·第一章

生有点吃力。

黄少谷跑上台来：“苕支书，我替你当喇叭！”

苕生挑起眉：“你替我当喇叭？”

“你说一句，我替你喊一句！”

“那像什么事？”

翟乡长接上来：“我看要得！这正是群众拥护你当支书的生动体现。而且黄少谷同志还是前任支书的亲爹！”

苕生眼神便落在了黄少谷的嘴巴上，那张又宽又厚的嘴巴在花白胡茬子的环绕中正一下一下跳动着。

“那好吧。”苕生向晒坪里喊道：“长冲的乡亲们哪——”

黄少谷站在苕生身旁，也跟着喊：“长冲的乡亲们哪——”又宽又厚的嘴巴张得老大，声音就像炮弹一样飞出来，晒坪上空的呼呼风声被震得打颤。坐在黄少谷身边的翟乡长用双手将耳朵捂一下。

苕生也来劲了，一只手臂插腰，一只手臂挥起来，喊一句，停一下，让黄少谷震天动地把他的话再重复一遍。

“长冲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这问题那问题，总而言之是一个脱贫致富的问题！所以呀，我们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汇成一股力，用我们的双手托出一个富裕的新长冲……”

会场上再没有掌声嚷嚷声咳嗽声了，人们全大瞪着眼，对这种开会场面很新鲜。苕生也很振奋，这恐怕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开会形式，光看这形式就能掂出他在长冲的分量来。

黄少谷更是振奋，好久没这样彻底地亮开嗓门了，而且这是所有的长冲人面前。

一旁的翟乡长眯着眼，他很快就不再捂耳朵，黄少谷喊一句，他就点一下头，苕生讲话结束以后，他还将头点了两下。



苕生兴冲冲向翟乡长俯过身子，请翟乡长作重要指示。

黄少谷站在一旁，伸手将嘴巴抹一抹，又抖抖脖子，清清嗓，喊了一通那精神看上去更足了，他还要替翟乡长喊重要指示。

翟乡长却摆摆手：“我今天就不说什么了，还要赶回去开个党政联席会，研究明天的计划生育大会呢。”又拍拍苕生肩头，“你这支书上任得正好，明天上乡里开会啊。”

苕生不好勉强，他望着土黄色吉普在高低不平的泥土大路上蛤蟆一样蹦远，心想，乡长到底正规场合开会惯了，自己讲话还是离不开话筒呢。只是遗憾，接下来还要去村口搞个大动作，这也是他就职仪式的一个独特内容，乡长看不到了。

苕生向晒坪里黑压压的人们一挥手：“现在，请大家跟我去村口！”转身大步朝村口走。两个后生抬着一块蒙了红纸的木牌跟在他身后，那木牌足有一丈来长、二尺多宽。

人们全跟着，不知道那是块什么牌子。

来到村口。一条县级公路毛毛糙糙从村口横过，路过的中巴和大客里，乘客们几乎全挤上窗口，闹不清这里为什么热闹。

苕生指着村口靠公路边的一根电杆，大声向围聚四周的人们说：“我们要让所有路过这里的人眼里都晃着长冲粉线！”

围聚村口的人们全大睁着眼，看长冲粉线如何出现在电杆上。只见苕生又是指挥又是亲自动手，电杆很快在齐人高处被横钉上一根二尺来长、胳膊粗的木条，木牌贴着电杆竖起来，底端就架在木条上，又有粗铁丝穿过木牌底端两角的小孔，再紧紧绕在木条上，牢牢固定了木牌的底端；接着又有长长梯子架在了电杆上，几个汉子一齐伸出手臂死死抓住梯子。苕生亲自往梯子上爬，在一阵阵大风里爬得摇摇晃晃。

一个嫩脆的声音立即在人群里打着抖叫：“苕生你小心啊——”是小桂。



秘 方·第一章

茗生在阵阵大风里壁虎一样贴在木牌顶端处，飞快用铁丝穿过木牌顶端的小铁环，在电杆上紧紧绕上几道，用老虎钳拧紧。然后向着下面大声说：“村里缺钱，红纸代替红绸了。”又挥挥手，就有炮仗在电杆下噼噼啪啪炸响。茗生趴在梯子上将蒙着木牌的红纸大片大片撕下。人们的目光全射在了木牌上，那是八个大大的红漆仿宋字：

长冲粉线 走向世界

茗生站在硝烟缭绕的电杆下，待炮仗停息后，用手指着木牌上八个大字，向人们大声说：“大家看到了吧，这八个大字，就是我吴茗生当支书的决心，同时也是我们长冲二千多人的奋斗口号，而且，它又是我们长冲粉线的广告词！”

黄少谷仍然站在茗生身边，扯起嗓门：“大家听到吗？这是茗生支书的决心，同时也是我们长冲的奋斗口号，而且还是我们长冲粉线的广告词咧！”然后带头鼓掌。

人们跟着鼓掌。有人嚷：“八个字起了三个作用，不简单呀！”

茗生高高扬起眉，环视四周，他看到所有人的眼睛都被那八个大字映出了红光。尤其他爹，眼睛大大瞪一会，又狠狠眨巴几下，再大大瞪起来。而紧挨爹的娘则眼睛亮闪闪望着他，那眼里分明泛了泪花。

一辆中巴在公路边停下，一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左手拎一只蛇皮袋，右手攥一杆秤。茗生立即盯住了他。那正是刚下台的前任支书黄中仁，今天上青石镇卖豌豆去了。

他是不愿参加这个大会哩，茗生心里想。可现在这场面偏又让他赶上了，会对他有点刺激么？

黄中仁站住了，眼慢慢望向大木牌，又慢慢投向茗生，宽阔的脸盘上并无表情。

黄少谷向黄中仁大声喝：“崽子，看看吧，人家这才像个支书



呢!”

黄中仁收回目光,低头看路,慢吞吞移动脚步,嘴唇蠕动几下。

黄少谷又大声喝:“嘀咕什么呀?大声点不行?”

黄中仁并不大声,仍然只将嘴唇蠕动几下。

茗生盯住黄中仁的嘴唇,他猜出了,黄中仁嘀咕的是三个字:摘桃子。

2

长冲所有人都承认,长冲粉线荣获中国首届农副产品博览会银奖,有三大功臣。前任支书黄中仁认为,三大功臣的排名次序应该是:黄中仁,阮股长,吴令甫。现任支书吴茗生认为,三大功臣的排名次序应该是:吴令甫,黄中仁,阮股长。而许多长冲村民则认为:三大功臣的排名次序应该是:阮股长,吴令甫,黄中仁。许多长冲村民都觉得,阮股长是政府的干部,政府的干部代表政府,政府不重视长冲粉线—长冲粉线就只能波折折;政府重视长冲粉线了,长冲粉线才有了去北京获奖的机会呢!

这种认识不无道理。阮股长是县农业局经济作物股股长,他本来就有帮助农村发展农副产品的责任,这些年他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但发展的成果顶多进了省农业厅的简报。阮股长决心要干出一件大的成绩来,正好就碰上了中国首届农副产品博览会。本来,年轻的阮股长并未对这博览会产生灵感,帮他产生灵感的是省农业厅一位叫范群的退休老干部。范群在医院呆了半年多出来后,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个信息,他立即就想到了长冲,他建议阮股长迅速赶到长冲去,阮股长就马不停蹄赶到长冲来了。

阮股长找到长冲村的党支部书记黄中仁,问:“长冲人想不想致富哇?”



黄中仁一怔,觉得这位阮股长的问题提得有趣,便反问:“你怎么不问我想不想坐小车呢?”

阮股长说:“坐小车也不算个大难题,看报纸了没有?村支书外出开会坐飞机的都有呢!”

黄中仁将宽阔的脸盘晃一晃:“我不眼红人家坐飞机,半空上浮一坨铁家伙也不安全。我只是上乡政府开会心里不好受,看看人家村里有小煤窑、炼焦窑的支书们,一个个昂着脑壳屁股冒烟,我眼珠子比兔子眼珠还红嘞!”

“眼红人家多没出息,要想致富还得靠自己。”

“自己没条件呀。”黄中仁反驳,“你就看那地底下的煤脉,一到长冲门口就断了,气人不?”

“资源总有吃光的时候,农村致富还得立足于农产品加工。”

黄中仁笑笑:“我晓得,你这是启发我,要发展粉线生产是不?”

阮股长重重将头一点:“你到底认识到长冲的优势了。”

黄中仁却摊一摊手:“这算个什么优势哟?虽然是长冲的老传统,但也就是个小农经济,小打小唱罢了。这些年长冲人对粉线热情的可是越来越少,出去跑生意的倒是越来越多。连粉线老把式吴令甫都在家歇着了,两个儿子都不肯跟爹打粉线,要跑生意呢。长冲如今就三家粉线工厂——这还会让你笑话,打着‘工厂’招牌,连过去粉棚的架势也比不上,实际就是三家小作坊,还是由一些村民合伙办的,算起来,长冲也就四十来户人家还牵挂着粉线吧,年底分几个红利,也算有个经济补充。”黄中仁摇摇宽阔的脸,又加上一句:“当然,我这当支书的也参了一家工厂的股,经常去看看,算得关心粉线了。”

阮股长用手指着黄中仁宽阔的脸:“看来你是身在宝山不识宝哟。我给你分析一下,现在城市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人们对食品的选择越来越讲究了,都倾向美味与保健结合型,就是要吃那自